



江戸繁昌記

初篇

相模 吉原 蔵
千人會 金
大船 書画
火 女刺
田 第 音 山 集

76
3162
1



門 3 6
號 3162
卷 1

信 邊
1893
保 矢

鑄 新 年

靜軒居士著

江戶繫昌記

克巳塾藏板

信大恕軒公詞
紀念
大正三年四月
信大恕字千代
寄贈

奇文
賞書
樓

信大恕軒
藏書

江戶繫昌記

靜軒居士著

天保二年五月予偶嬰微恙不能危坐執聖經稍繙
雜書於閑卧無聊中以遣悶焉如此旬餘一日者慨
然拋卷而嘆曰近歲年少不豐百文錢纔買教合米
然窮巷擁疴浪人猶獲不餓而卧遊乎圖書叢內顧
得非太平世浴如天德澤之所致也哉因思都下
繫昌光景鎖匙憶之幼時所觀今日所聞百現萃于
病牀上隨書隨思更鈔枕邊所有雜書中堪記之事
又以遣悶漸集為卷乃題曰江戶繫昌記然予原不
屬意於厭夷且病中一時作意所筆安能足細寫其

光景以鳴。國家之盛，但雖文拙，雖事鄙，偶存好事家之手，得證江都三百年于今之繁華之一二，乎千百年後，則足矣。若夫可取諸今日，或使讀者亦笑以遣其悶於無聊中也。耳嗟斯無用之人，而錄斯無用之事，豈不亦太平世繁昌中之民耶。

江都繁華中，鳴太平之具，無過二時相撲三場演劇。五街妓樓相撲，則雖屬於戲，蓋古人尚武之所由起。其來奮矣。乃今士人喜之，亦仍彎弧躍馬嗜武餘意所在，則其實非彼此同日之論也。然其摸忠孝之情，扮禮義之狀，使觀者感激奮而泣者，是演戲本色予。

嘗謂不泣乎忠臣庫茅四回鹽治氏諸士別城之條者，亦非忠臣也。如妓樓者，陷奸盜大牢獄，洗憂悶一樂海，所關亦大。則外武而喜焉，滔而感焉，樂而溺焉，其咎何在，非彼之罪也。

相撲

櫓鼓寅時揚，槍連擊達辰，觀者奪食而往，為力士取對，上場東西各自其方，皆長身大腹，筋骨如鐵，真是二王屹立，怒目張臂，中分土豚，各占一半，磚焉蓄，久之精已定矣。一喝起身，鐵臂石拳，手相搏，破雲電掣，碎風花飄，賣虛奪氣，捨隙取勝，鐘喧捉鬼之怒。

人皇十二代
六年七月行角力
第會

清正搏虎之勢，後掬咆哮，鷹車攢驚，二虎爭肉，雙龍
弄玉，四臂扭結，奮為一塊，投繫捻錠，不啻鬪力，鬪知
鬪術，四十之手，八十之伎，莫不窮極焉。行司人乘軍
扇，左周右旋，判贏輸，而觀者之情，悅西愛東，勝敗未
分之間，鬪員為憤，徒張虛勢，髮衝頭上，手中手捏，兩
把，勢汗，扼腕，切齒，狂顛，不自覺焉。扇揚矣，一齊喝采
之聲，江海翻覆，各拋物為纏頭，自家衣著，淨投盡
甚矣。或至於襦，傍人短掛。

雷方二神，角力于上世云者，邈矣。其實不可替焉。
垂仁帝七年，野見宿禰當麻，蹶速蒙，詔試力，蓋以

此為之祖而。聖武帝遣部領使廣徵天下力士，
且如。文德帝鬪，名虎善雄之力，以定儲嗣於贏
輸中，其伎之盛可從知矣。爾來士人名此伎者，世不
絕焉。然國家騷亂，何暇及之。蓋亦平世餘事爾。河津
祐泰、侯野景久、畠山重忠、和田義秀等較力，並在於
賴朝公治世之日。織田豐臣二公設此觀之，亦見
於無事之時。今世所謂勸進相撲者，起於後光
明帝正保二年，山州光福寺僧緣，宮殿再建設，此伎
場江戶則先是明石志賀之助者，乞命始行之。于
四谷鹽街實寬永元年也。後寬文元年，創建勸進相

谷風振之
古野川之助

撲歲時相續繁昌臻于今云

明和間婦人相撲大行與趙宋之世上元或設此戲
同一奇而閩近日兩國觀物場警者與婦人角力可
謂更奇去年予於某家見擬相撲者流先儒姓名編
号登時言之為奇而頃者又見擬之今儒名字嗟夫
愈出愈奇然未閱今儒中一人有金剛力者但至其
賣名射利之手不止四十八十假虎威張空力舞狸
術收虛名鷹隼攫物狡獪嗜世唯出死力以求世間
喝采之声周旋米之纏頭紛於是乎拖為至其下
者別出書畫會之手段奔走使脚左搏右搶屈腰握

沙叩頭流血依四方君子之多力纜救土豚緣之窘
是謂之荷禪儒云乎嗚呼誰能卓然秀出有古豪傑
風而外不挫於物內不愧乎天出維持世教金剛力
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青原

慶長之初年娼家僅三所一在麴街自京師六一在鎌倉
岸一在大橋今常盤橋是也自發其他自伏見夷街奈良木辻
坊後來者各所散居十七年庄司甚右衛門者上書
請合散為一以開大花街元和三年官始准其
乞賜一地方于今葺屋坊旁開闢功成以其鞭蘆獲

簀之故，名曰芦原。後改吉原而自大橋移住者，取係江都繁華之意，改曰江戶坊。初名柳坊自鎌倉岸來者住其弟二坊，自麴街者，緣初從京師至，曰京坊。其後來者在其弟二坊，或謂之新坊。後明曆三年八月，因命徙于今地。角坊者，京橋外角坊之舊名，而塚伏見二坊者，由自其地方來者多之名云。

五街樓館互競，佳麗三千，娼妓各鬪，嬋妍一廡，繁華日月盛昌。三月栽花，七月放燈，八月陳舞，是為三大盛事。友人學半詠花一聯云：梁閣筵酣，密雪下巫山。夢暖濃雲凝子賦，燈云青烟却逐蘭盆節，紅燭寫成。

元夕春其他五度佳節，不直為觀之美，例有格式云：若夫暮靄抹柳，黃昏燈上火，各樓銀燭如星，絃聲鼓久，四角雞卵世未之見。此境晦夜亦開，圓月天娼妓陳列就位，大妓正面，小妓分坐于壁，于籬闌遊人魚貫漸蟻附，格子外意指目擊品，鸞評鳳有，悼而遠望者，有押而近窺者，穿疏交臂，喃喃密語者，情即談情也。授管吹烟，吹々艶話者，痴妹弄痴也，醉步浪々鬢擁前，幫間押後，課而過者，大客上樓也，洛神出水，天女墜空，姿儀整齊，嚴不可褻。近徐々蓮步來者，名妓迎客，也有放歌而去者，歌曰：思兮我不思兮，子欲。

使思我兮無理有交頤立談者一人曰我懷二銖銀
兄向言有三銖合弟一銖通計統一方半金金少人
多顧安急辦不妨明曉吾宜遺遊矣眾議一決相携
而本大兀遊于茲境者有愚而溺色有達而喜情使
威取媚買興愛疾或黥而挾教賺他掠物以此自好
者此為賊車載萬金取興下人意表不使氣一點挫
平脂粉者如此即豪豪乎賊乎達也興也雖不道學
之極亦吾落魄生輩非所得而知也凡事自非履其
域情不至矣如何善畫其光景此是釋史本翻譯
有人按曲聞其聲不見其面詞云雪滿樓兮夜將中

衾如冰兮寒威雄夢裏不覺相抱着如膠如漆交二
弓金屏障盡護寒密猶是生憎戶隙風水調雅淡真
使人肉飛蘭房香氣芬馥燈影暗黯六曲秋江圖屏
裏鴛鴦一雙相依在三蒲團上妓從容謂曰君宜少
說話郎曰小子不解談話妓曰亦欺人耳君多有手
段即笑曰加脚纜四本妓星眼流淚曰可憎矣纖手
一捻他去時有侑娼過戶外曰今夕何夕取此桑事
妓微笑應之曰何等言語不曾入耳旋接筒吹烟火
光潑起偷眼熟視郎面目於火光中自家先餐了一
番遂教他餐一口曰請且一睡自起褪即上袍把衾

掖之玉臂早已在郎角枕下曰想君家必當有佳偶
在曰良緣未遇曰然則不知何樓有睡人約親曰家
君嚴矣不得縱遊如何有此事不如姑舍之談子情
即様子令予聽之曰三千世界有誰一人悅妾且悅
人者妾亦不敢然恃有一人曰可羨哉願聽其名字
妓西不答即復曰云々言之何妨妓有頃曰不是別
人即君也爾即胸悸故笑曰妙騙人曰決無偽矣然
如妾者君豈顧耶曰休謙如君當世佳人也唯十
分調弄曰否落花如有情流水奈何無心曰誠然乎
曰請誓言曰雖假猶可喜曰其言即假曰真矣曰試

為早引一脚挿入他双藕股間妓曰冷脚可惡
拆打三更闔樓就眠只聞打棒戒火声有客輾轉不
睡長等短等歎吁欠伸以百葉之炉火已灰就燈食
烟繞遣無聊幾拈返魂草未招得其人於彷彿中乍
聞長廊上履声遠々寔然漸近意敵娼來到急蒙衾
粧睡何意足音失之隣房爾後氣愈清眼愈明起如
廁者兩回已數盡漏声又算當直之日數想彼憶此
耳邊復上寔然之響思此寔是也依前假睡而閉戶
入者樓下來加注燈膏也奇貨再贖難耐怒氣湧上
突起披衣而出始知小妓熟睡下房風外徑將烟管

微捨其服，妓猶在夢中，口內含糊曰：「誰耶？」可厭喜助。
大勿為客唱醒，妓摩挲拭目視此模樣，錯愕言曰：「君
將何之？」曰：「此婦曰君婦，然不報我，罰不輕請，且任將
走報之間，恰好大唱來到，衝氣不少。」曰：「呵呀！主何
為客氣急矣！」曰：「吾婦若實唱我，彼何言我用吾
脚歸，誰敢道不字？」娼扯住不肯放，曰：「諾！主欲歸，宜歸，
但少留我，將奉一言。」客聽得怒氣稍殺，不覺被挽，還
坐，娼不忙不慌，徐徐說曰：「過日約今，而後待主不
復以客言猶在耳，曷忘之？」之速，遂探其懷，奪夾袋，因
具曰：「今夜豫期，遣他人後，緩々與君同夢，目有肝安。」

頽音湍也說文縹

說話然君短見不察，箇長策却翻風波，吁為男子者，
強氣胡為若此，已解其帶，又褫其上衣，客於是乎身
軟如綿，然口猶刺々道：「婦頽，爾曰噫！挑人耳！一力
攫取咬他，有頭客叱曰：「勿戲矣！若住則曷為娼低聲
曰：「如是爾，遂卒相抱為一塊，時報寅柳子，占擗々
或云：「近世繁華漸涸，不復昔日也。予甚感焉，蓋此境
盛衰可以候江都盛衰，所係亦大。彼則由此流為其
源益盛，而其委漸衰者，必無之理。抑湫流外溢，有所
漏而然耶？物情古今一轍，舍此樂國而何適？嗚呼！
豈厭生于天上而願陷于地獄也？蓋習繁華之言耳。」

戲場

演戲國語謂之曰芝居曰歌舞妓蓋門在昔
平城帝大同中南都掖澤池側七陌吹烟觸者即病
因大燒薪以壓其氣且舞三番叟舞于真福寺門前
生芝之地本邦古語言雜
緣草為芝而禳其禳毒焉是此名所以緣起
也風俗歌舞俗妓等名目既見于續日本記而
鳥羽帝世儀禪司者善舞或曰男舞或曰白拍子又
曰歌舞妓此是也四海為家後寬永初年猿若勘三
郎賜命創開戲場于中橋街至九年移于人形街
次都市村二氏之場亦皆成焉慶安四年又徙于今

地而山村氏起場干木挽街者在正保元年
始於卯終於酉此是演戲常式題在肴棚頭東方將
白鼓聲始震例為三番叟舞次演家藝俗謂之朕狂
言中村氏演酒吞童子事市村氏七福神舞灸田氏
猩々舞既而旭日始映招牌爛燦喧壘漸揚田舍人
早炊已往女兒夜粧急走昧一未藥至陸續聚自四
方入山人海鼠戶閉不暇閉棚欄撓將傾折東西肴
棚紅氈連接真不霧之紅臺面前棚人頭鱗次真赤
雲之龍木舞臺三間內正面有亭左樓右門樓下棚
一箇吊燈夜色靜寂由良助方乘無人之時手主夫

人所送書簡，情立照，吊燈展讀過，孰意阿佳兒倚定樓欄，把鏡照之。九大夫自階下延頸，捉其紙端，斜引月光一紙，長箋三人讀得，正熱時，佳兒頭上金釵溜落，撲地有響。由良助吃驚，急掩紙於背後，仰面始知樓上有人。階下人亦錯愕，潛身。三人有三樣趣觀者：喝采齊呼，山崩海翻，佳兒旋正，驚襟粧嬌，會笑呼由良助。由良助曰：汝在樓上，何為佳兒？曰：妾被君勸醉，不堪困苦，倚風吹醒。由良助曰：如然甚善，但我欲有與汝言，奈何？双星相見，徒守銀河之阻，請下樓來。佳兒曰：曉得矣，將起身。由良助急呼止之，曰：如自本階

恐幫間強住，更因勸盃為之，奈如適見牆外有一梯子，乃大喜，下庭自將梯子倚住。樓闌曰：幸矣，此九級梯子，徑躐此降之。佳兒曰：此非平生所踴之物，無乃危險乎？由良助曰：言之，汝妙年身上，事目今一舉趾，勝三步間過，不復及膏藥，醫破裂。佳兒曰：莫費口語，動搖如此，恰似乘船。由良助曰：宜哉，出現天后聖母，未時看棚中，怒起爭鬪，喧嘩沸騰，兒女踏踐，叫苦並望。本舞臺走上，由良助阿佳兒等皆錯愕，乃向假驚却作令，真驚九大夫亦狼狽潛居，不得自階下出身。頃位三階上，不多時，天成地平，復續前夜，嗚呼若此。

爭鬪乍疾若此沸騰乍歇箇這江戶人氣質俱此都
不繁昌何如起此爭鬪何如疾此沸騰然則以此爭
鬪以此沸騰言粧此繁華猶信矣

千人會

孔楮二牌札為原牌楮為散牌其數一千一楮值若
于錢頭起日月四散鬪之釀若干金至期盛原牌千
匣中匣上有孔錐刺出之百番為額以原照數以一
大釀付之於弟一番者餘釀分賦九十九番各有差
國語名之曰富諺云乞食人家富落未嗟夫天道爭
竟以有餘補不足貧人得之暴富蓋此其所以名也

淺學未識漢土亦有此事而何如名之且名曰千人
會然聞近來札數倍徙處置比前細密殊極自非買
習者固不易辨識則畢竟此名不當此名

谷中感應寺目黑泰叡山湯島管公廟謂之都下三
富本日殿上先安一匣于兩楹間階下施閑不許閑
入人羣漸湧喧嘩洶々檢點使至警衛備艾既而幹
人並起倒匣鼓底點牌以納焉插鼓報警僧讀誦般
若經蓋被之也乃一人尚執錐剔匣未舉喧嘩寂矣
大風暴止觀者眼張胸悸而弟一牌早在吏人之手
賜言其目刺至三牌風復漸起濤還稍湧且刺且呼

百番而止。誰知兒郎贖女郎之約，所恃在懷中一牌。萬人冢裏之筭，湊墮於一人之手。南阮暴富，北阮益賸。十年儲作之氓，一旦享錦帟之榮。昨日典鏡之婦，今日戴瑁璫之飾。錢如泉，金如塊，既庶矣富之哉。三富之外，今乃倍至數十河云。

嗚呼怪事，近年有。追昏狂奔，叫過者如呼，如叱，予初不解其為何物。既而聞之，是教場中今日所刺第一牌之目也。一字四錢，鬻之為生。其狂奔者，以速報爭先。手晚間一跑，百錢之贏，足以買一升米。嗚呼一日活計，取之，一刻中豈得不叫而奔也哉。予近日屢空。

豪氣稍摧，乃意吾亦揜書狂奔于世者。然一日之走，計不足賒外米，而終年衣食于浮屠間，則佛緣之不薄。其難染佛袖，募緣簿就手未，所識南鐐一片之憐，以少息狂奔之勞。且以脩後生，冥福也。又思不如脩書畫會，以且救一時，緩急左思右想，躊躇闕者久矣。忽恍然奮曰：野語有之，砍取劫盜武士之習，况其食力難染未晚。脩會鄙事，爾與其折腰，怡尾曝面於千百人，寧為偷昏裏面，不令人知為誰而叱之。鬻之之事，簡氣傲也。何是此狂奔，非彼狂奔，將為彼狂奔而羞，洪未果仍苦此狂奔。自知不足為真豪傑而

卒老於狂矣

一日与二三子共討論書洪範至初一日五行次二
曰敬用五事等語偶為鄰婆所仰聽便突入中之曰
今日之目何善予等駭然不知口所措因叩之審此
相視一笑已後閱國史凡生保將拔還拙山城思得
同志者而偶聞鄰宮有人問答曰重畫中黑孰羨曰
中黑哉三鱗廢一畫興則代之者非畫而何保聽
得心竊喜為予讀至此獨自失笑意使鄰婆聞之亦
以為何如

頃者入市見肆頭掛數箇招牌題曰松竹梅曰花鳥

風月曰何曰何中有智仁勇三字問之亦千人會標
識耳予慨然嘆曰三德之義大矣也哉蓋逆億今日
所刺目何而屢中者智也典衣賣劍不第明日生計
如何者勇也不中自悔不然天者仁也然未知予說
穩當不

金龍山淺草寺

都下香火之地以淺草寺為第一為肩摩擊人之
賽詣未嘗絕于一刻間也雷神門面正南丹碧交輝
毫楹頗壯東西十二子院駢住而雜商並肆于其廡
下有賣珠數者有賈籠鼓者估假面售錦畫而肆蓋

有院曰傳法院。山主住所。其北祠者稻荷神也。東對院。一店賣糞。直以金龍山為名。次此茶舖數十。櫛比櫛折。有二露佛。隣佛石像。曰文米平內。最後有一小丘。安天女廟。二王門宏麗。與雷神門隔數十步。屹立相對。門內少東有繪馬額堂。有淨手水所。輪堂層塔。唯行並建焉。西有神廡。廡後則山王祠也。祠前開小街。其間又皆有肆。賣楊枝齒菜。堂廣數楹。高數丈。奉安置一寸尊像。為玉龕寶帷。金碧映射。莊嚴之美。固無論矣。左則鐘樓。隨身門。右則淡鴛神叢祠。三社十社。而殿念佛堂。涅槃堂。其他堂殿無慮數十。位置抱

其背而接堂。連殿娘誰開茶竈。娘何起弓場。並妖粧盛飾。銜媚招客。觀音分身亦復安置之。於數所演戲。說經吐火吞馬。諸凡伎者。萃為淵藪焉。此所總名謂奧山。傳云大永二年九月。北條氏臣富永三郎左衛門奉使于古河府。過淺草寺。會見青錢湧出於天女池中。此事甚奇。然猶不如。今奧山中每日所湧金錢茶竈。弓場見之。於此見之。於彼也。有機緘然。耶有幻術。為耶陀螺。則從意而運焉。松井源水者。媒此伎。以賣藥。初則以便面。以烟管。反覆投。養一拈手中。即活。即死。側裁竹竿。長可丈。竿頭冒織。

起得妙

繖連周以紅帛中桂絲垂下乃運一大陀螺令其自
走上為上窮入繖於是遣一小陀螺促迎之而大小
並相逐下真如有口告有耳聽有手援有足走然則
人之有耳目而無知陀螺之不如也則儒之有知而
無其行陀螺之不如云猶未矣悲夫

麻服蕭散頭冒一幅布巾手操一把竹籃此外身邊
所有一棒一扇耳其鼓口以糊口與吾輩貧儒亦不
甚異者誰滑稽師演藏是也然至其所說亦以與我
仁義大異也人樂聽而不睡蕩蕩者往為車馬者往
為炙輠天口奇談鋒出和以天倪三百六十日所說

三百六十化日出月新令聽者念且笑其言洗洋自
恣明謂終日言而不言者非筆墨可狀也噫使斯人
生于古其脫巾解褐駕四馬佩六印令庸人愚婦驚
而嘆乎何有為非如吾曹促局于文字間以老此干
草莽也聞先是有志道軒者常手一莖木陽物弄之
掉舌其流相繼至今先生云

鼓角喧闐一伎人出初操二箇木枕投兼運轉弄之
於空既而累之積至數十其高數尺白跪舉扇鼓聲
即止乃一々說白其所為名目說了復鼓便據物從
傍直上其絕巔躑足鵠立為累卵方危觀者兀齷然

其人暇整旋割一脚示有餘地遂伏躬以手代踵兩
脚倒豎鼓急矣似風絮一般飛下又植一梯子攀之
級極俯其頂四支皆放遂双脚鉤級倒身墜挂人咸
為目暈其伎不啻數件時出新奇且舉其目一二曰
達摩禪牀曰中野一杉曰獅子入洞曰東山大字是
也最後渡一條軟索上去地數尺長丈許宣白者搯
鼓者依前助其氣勢一人履焉紅巾抹額右手揮紅
地扇左手執蛇眼傘徐徐送步索撓趾膠人見其險
莫不惴々恐其傾墜索盡復轉身及踏遂至其中分
震始收步而向正面則落世謂之輕業業亦多術至

無適習之及精熟至此人而能經人而無輕由是
觀之習精誠至謂聖域不學到為者我不信矣

雷門側有一叟賣紙備備人體猿面蒙笠坐之于竹
片上竹裏面絲其半又以細片竹自前端啣其絲反
此膠于後端以置蒲席上乃說白一間伍中左次平
余巡四國為猿狙說了拍手備履笠飛鳴呼竹片離
膠之機得心應手輪扁所謂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
其間者欤今則見其物而不見其人蓋不能繼也
雷門外之雷疹其名震四方與金龍山養頤頑者有
年所為香味淡泊古人口氣可想可慕非如饒近有

名雷門內船橋亭菓子極其味也門之內外風味殊異可以照古今田舍人始賽焉以食資取證於鄉里世或知資為金龍而不知寺為金龍按酒肉固不許入山門僧家唯得食資由此言之謂寺曰資謂資曰寺猶似矣

楊花

壇上低簾金縷晃々繡出員員連中等數字簾內有聲唱其所按曲名為何折響簾捲大夫粧飾端整冗紅錦蒲團鼻銀鏤歌案麗養奪目三線調定徐徐按起女而男喉婦而女粧引官刻羽縹緲遲迴行雲不

流神將逝之間使人不覺絕倒恍惚重浹歎歎飲泣哉賞音者有喜節者而觀者較多於聽者何也曰妙哉得史家某言曰二人聽曲而歸某問度曲巧拙甲洵那辨矣特守其面而已因向乙叩其羨醜曰吾眼一注其腰帶間如聲與色吾不大之也相視大笑是謂之觀傳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者真是此等之人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德澤所致得不仰而思焉乎然都俗常態不唯習不思為猶且欲食梁肉曳錦綺也為不可為之事不耻可耻之業寧為花子樣怡然

溺字與燃字
呼應妙也

居之不疑悲哉近來楊花盛行于世侈靡不節事
踰度而人羨其梁肉錦綺也都俗漸為風今之人中
夜生子遠取火而燭之唯恐其不為女子也如其
子售伎為業其母欣然負物為之從後氣色孔揚頗
有矜色女亦所習視母猶婢嗚呼人倫幾何不廢近
日此風殊煽氣炎人熱而聞今春令出禁之於是
乎益見德澤所浸然愚人或以其一且失生計為
言愚亦甚矣但或恐死灰復燃此輩面目畢竟可溺
矣
淨瑠璃物語十二卷永祿中織田氏侍女小通所著

而檢校岩舟氏製其曲節調之於琵琶嗣瀧野角澤
氏等更以三絃律之後至南無右衛門者其伎大行
于世慶長中以伎被徵因拜大夫爾後薩土佐山
本宇治伊藤出羽都氏等並起並廢今則竹本氏之
一流獨益行而豐竹氏亦危絕云

而此為際晚烟火船撐出南距兩國橋者可數百步
而橫中流天黑舉事霹靂未響電光掣空一塊火丸
碎為萬星銀龍影欲滅金鳥翼已翻舟魚入舟火氣

走波或棚上漸々燒出紫藤花或架頭一齊燃上紅
毬燈寶塔綺樓千化萬現真天下奇觀也兩岸茶棚
紅燈萬點欄內觀者累膝疊踵橋上一道人羣泥後
梁柱撓動者將傾陷前船後船隊々相衝畫舫填塞
川而迷水夜將深矣烟火船輪燈人始知事畢時水
風洒然爽涼洗骨於是乎百千烟火觀船並變為納
涼船競奢耀豪揚絃歌于盃盤狼藉中嘔啞連曉而
歇
一船具大小二鼓鏡笛等物暗々緩遊船際候其妙
曲雅調爾我嘆賞之間突然一簇為祭禮曲謀以攪

之此則真殺風景好事亦甚又有小船遡洄往返賣
酒呼菓啐雜中令人挾江村夜泊間之思風味可愛
予嘗過兩國橋會烟火燭空人羣如潮相推甚急而
如為人所毆者數回氣憤然不得顧少緩矣復毆始
知惡少年戲拋西瓜皮誑人雜遘可想
奧山至此數件光景此予二十年前所觀爾物星換
移新奇月生妙伎歲出然予自為讀書生未衣食乎
奔走一日不縱遊焉且跋涉糊口居都下日亦少示
知今日同前日否兩國亦諸伎名人之淵藪近日三
童子脚伎之妙評高偶有田舍客請拉予往試一觀

輒往為三童子曰馬吉曰龜吉曰松之助開場一橋東此則予今日之所目擊

鼓角打節說白宣狀並如常例臺上一坐高牀鋪紅氈安囊枕小童出拜幹人抱上令之橫臥為双脚朝天從傍以一桶置其踵上兼得停當則旋運之運得鈞運水過遂蹴弄之投兼縱橫魚驚雀躍應節合曲未知宜僚弄丸手能如是否又以小桶加掬便蹴上之則小桶飛在幹人之手而大桶下落如故若踵遂更提最小童置之如桶旋運兼投亦猶桶然桶耶毬耶渾身軟如綿四支一塊有肉無骨觀者為暈既而

小桶疊加十數高可一丈累卵積棊撓搖欲倒而童凝立於其巔絕叫一聲卵崩棊倒童則雲雀下墜復住脚上其他脚上居甕盤等物使一人攀之出人于其中可謂古今獨脚天下妙伎諺云阿娘股間懸千金或言近世賣股為產者不為不多然天又新出此一股脚令賣此過活不知此脚亦能懸千金否古人有引一脚動天象者不知此脚亦能動天象否

賣卜先生

人庶而事繁事繁而惑滋筮肆之數不得不從滋也大槩案上展一卷人相圖本芸々說起曰日角如新

而惡曰人中如斯而善是凶是吉懸河泻水行人止
而環焉每有乞者輒合目戴策例曰假爾泰筮有常
或雜唱以士保加羨依身多女或併稱以念佛題目
二分四揲遇觀之否更秉天眼鏡照手理察面部目
注其容白衣服心判其都人與儉父遂又例曰君過
年運祿未盈今歲比至某月福自此多一言一面其
所占多取之於乞者之色猶與庸醫鉤取證於病人
之口略似矣或大息曰君身如觀大厄且言凶禍福
有所宜細告二十四銅不滿其報也三日之喙五十
之筮遂卒使其倒囊又有卜而巫者與設神位莊嚴

煥發使人敬而近之此都繁昌亦可以止焉
或謗令卜人狐鼠妄說唯錢是占徒誑人爾予曰何
獨卜人土流賂取重爵媚食豐祿不誑君乎儒人口
說聖經行類商賈不誑世乎滔々天下皆是也且龜
筮者聖人所重古通之於御士之數縣洩天機豈二
十四錢所易言乎人之羨誑亦不占而已
偶讀嚴君平傳至其裁曰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
問肆下廉予乃謂當日占料亦與我今二十四錢蓋
不甚上下然彼得之足以活適一日而此則纔一頓
錢餽飯錢耳繁華之地勢不得不然

書畫會

當今文運之昌，文人墨客會盟結社，而人苟風流，胸中有墨，才德並具者，與盟衆推拜先生，聲流四海，溝滄皆盈，由然之雲沛然之雨，靡人不欽慕矣。予雖不得與盟，亦嘗列末筵者數回，如其盛事，略觀而蓋焉。其地多以柳橋街，方八河半，二樓先會數月，日掛一大牌書曰：不拘晴雨，以某月某日會諸四方君子，顧臨且大書揭先生姓名於是乎。莫人弗知，有先生于世，蓋與漢朝及第放榜之事略同。榮可知矣。觀者聚焉，摩肩接踵，指點曰：某畫人也，某詩人也，某儒

流某書家，彼插花師始宜名也。此清水氏女初上場也，佇立仰牌，又如法場讀罪人，如木一樣，未會之間，先生鷄起，孜孜奔走之務，高門縣簿莫不敢往，亦不省內熱之恐。當日先生儀裝曲拳，儼然坐上，頭坐後施蘭居案，計人二位，簪筆守簿，乃賓主相揖，恰如賀客拜年於典鋪頭，有掌劍者，有管飯者，酒監茶令並手，在職容漸藥至，主人左接右應，其拜壽金推讓不暇，豈違款酬客互為主舉，蓋相屬聘名妓數名，充儀佐酒調弄紛詭，無絲竹管絃之娛，一笑一否亦足以發醉狂紅拂，誌李公於稠人中，周顛取問答於醉舌。

上紅氈數席，畫地設場，諸先代登焉，只見紙上龍走，筆下鳳翥。晝中有神，指頭有鬼。一抹之墨，萬金難購。寸素之冊，千載可傳。觀者傾堵，人之爭乞，坐中指可掬矣。淨粧冶服，艷發射人者，所謂近來流行，女先生是也。纖手拈筆，含墨成態，人麗毫毫，衆賓圍繞，蟻附蠅着，隨謝隨乞。嚴師在傍，熟視亦不得令其守，無別之教，不手親受授。酒流散崩，喧聲喧響，曳雲蒸，十筵坐間，寸無虛白。然主人之心，猶坐一鉢之滴，助盛會之海，雜道漸收，樓頭可燭，幹人徇曰：「不及夜，醉客不得已而起。」

翔鴻先生有詩讚曰：神華卜齋否之，晉楊柳橋頭車馬紛樓上，供張亦全盛。風流一日別，占春佳賓藹々。鼎將沸，蠟集蠅屯，又蠟群豈忍風侵，與兩傲吃癩紙痔。幾子辛擲，末珠玉各差等，擡出杯盤同一般。飲金友擢飲，金友掌酒，人掄惡酒，人紅氈幾席分。碁局絳陳州青，皆卓犖，禽翰花翻，癡惜之雲狂，煙滴醉張旭。有人大賤請，衆毫輻湊，名家歸一轂。燕竹米山，豈容易鍾，措懷草固難贖。夜光明月空拳求，齷齪何遑問。麥菽其他，喫茶又瓶花，花說中郎茶，盧陸俄兮側弁。傲舞中百技，喧囂借寵，鬻燈燭，點未開熱，醒耶郭恰。

是黃梁熟君不見墻間酒肉祭祀餘昏夜乞哀詣又
諛未知妻妾相向泣施乞外來驕且娛昏夜乞哀猶
可忍白日乞哀若為醜耻之於人尤甚矣利奪石支
為君慙

友人李蹊戲嘲之曰乞食境界募緣簿方便相傳繼
法燈利鉢名衣別有道人間呼作在家僧

扇面亭某父子風流相羨並開會儀達其格式以故
謀集會者皆先就質蘭亭西園每月集會與有力為
所著江戶諸名家人名錄二卷行于田舍

火場

江都厄于火明曆以還其大者不為不多小小者則
每歲冬春之交殆無虛日或一日再三災此為都下
一大患事也乃夫人論所以厄之理擬可防禦之方
云々費咏不置予則謂是亦全盛世間繁華地方之
事而已人戶稠密四里間之竈烟無慮數百萬油煎
燭燒一日薪炭所用童泰山髡鄧林要火就燥之數
奈何免之於此為但思都俗奢侈所致亦或有而加
之以人氣輕脫京氏所謂下不節盛火數起弟敬戒
為第一義須切盡心為耳至防禦之術雖至要亦猶
末矣何謂奢侈曰如車馬衣服門廡堂墻則國有

常制豪族富商固不得僭為獨於飲食也有司誡之
安得家至戶察而呵禁也乃素封人家用侯之酒肉
林之而池之而擊鐘陳鼎三牢八珍莫不供具焉於
是乎屠沽割烹家又從賣侯之酒肉且煎且烹沸湯
活火之氣炎上蘊結豈得不燥而火乎因憶士文伯
論鄭人鑄鼎曰火如象之不火何為予亦恐飲食之
侈或象焉然繁華地方之所自然無此奢侈又何以
見此繁華自非此繁華又何以見此火乎火乎不
允繁昌中之物乎哉

一把火起西鼓東鐘一齊撞擊報火呼方喊聲震天

早見吏人走於火所履及於門馬及於衢肩記旗者
手竿燈者荷梯子者擔龍骨車者呼號狂奔火馳星
飛者作拈急拈散燈之觀融風蓬々捲砂飛石火
趁風威風助火勢霎時紅焰漲天黑烟迷地避火
者狼狽遺寶器提燈擎抱飯籬棄什具夫妻赤體禪
亦着不及慈母背上倒負幼兒託救掠物貴人守威啓行
人相蹂踐物相搶壞偷兒託救掠物貴人守威啓行
哀號之聲沸騰載路騎士各鬪豪華戴金挂錦馬肥
人雄馳騁曲折舞鞭指麾卒伍皆章服奮發並手揮
鈎撲火人喘喉吐火馬困吻噴烟赤脚踏火潑水者

斲殺也。追烟躍馬馳鴛往末者某官點火道也。陣笠
飄金縷袍耀火奔逸絕壁猛威生風靡人不辟易者
某官報事也。風吼声火爆声吁々求救声許々徹屋
声必々剝々刮々刺々霹靂震山壑裂衣猶扇烟突
火雄入乎烈火中者真是一面小戰場且夫坊役把
火聚極焦頭爛脚顛墜甦復上焉如其杖纏記跳越
脚纒起屋即灰此常日重諾輕死輩臨場如何顧命
但其責勇貪功故弄餘燼誤延火勢或至不可收拾
且使氣執爭忘火闢火古所謂入火不熱者此輩有
焉赤壁之戰阿房之火可擬可想一瞬間高觀大樹

乍付為有佳麗紅軟變為無何有之鄉孰不慨焉然
人之無情觀望指熨以取樂為一人曰今夜所燒滅
人戶財物不知值幾万金天如以此付我吾一生安
穩過活又一人曰如我身分取之一分可矣我此而
足我彼而瞻夫人挾口喋々最後一人曰今晚所費
燭價亦夥矣如予取足於此耳各笑于時火光漸暗
金鳴衆退

賽日

古俚曲詞云月之八日茅場町大師賽詣不動様是
可以證都俗好賽為風之古且近來稱街道場者紛

然開店與賣卜先生結伍為鄰賽最盛於夏晚各場
門前街買人爭張露肆賣器物者皆鋪蒲席並燒薩
摩燭燭買食物者必安牀閣咸吊魚油燈火陳菓與
蘇燒團粉與明齋軋為魚鮓沸々煎油磁或列百
物價皆十九錢隨人擇取或拈闌合印賭一貨賣之
於數人賣茶娘必羨艷鬻水声自清涼街至此者悲
紅箋燈沽錫者張大油傘燈籠兒十頭一串大通豆
一囊四錢以硝子曇盛金魚以黑紗囊貯丹瑩近年
麥湯之行茶店大抵供湯綠麥湯出葛湯自葛湯出
卯湯並和以砂礮其他珠雪紫蘇色々異味其際索

駝師羅列盆卉種類皆陳之于架上開花閑草鬪奇
競異枝為屈蟠者為氣條者葉有間色者有間道者
錢蒲細葉者栽之以石石長生作穿眼者以索垂之
若作托葉衣花若樹蘆幹扶枝霸王樹擁虞美人草
鳳尾蕉雜麒麟角漢名葉百兩金万年青珊瑚翠蘭種
々珠趣大夫之松君子之竹雜木駢植蕭森成林林
下一面野花點綴杜榮招客如求自鬻漢名花漢名媚
伴老少年露滴淚斷腸花風飄芳燕尾香鷄冠草皆
拱立鳳仙花自不九領幽光牽牛花粧鬧色洛陽花
卷冊偏其黃芥葉兮梗草簇紫色欲奪他家紅米囊

花碎散落委泥夜落金錢往々可拾新羅菊揆扶桑
花邊見佛頭菊於曼陀羅花天竺花間向此紅碧錦
綺叢間按以良商言商嫩如微羽繹如豹蠅黃唱紡
線娘和金鐘兒聲應金琵琶可惡聒兒奪之倫兩
檐籠內幾種虫声唧々送韻武野當年荒涼色繡出
見之于鬧熟市中之今日真奇觀矣滿街商客所
燈光冲激漲空賽羣捲潮數河大塚前履蹴過後履
滑過踐々去掃除為清有賽花者有賽草者賽于
錫于餅于團粉于果蔬孀奴者不賽乎奴也拉處女
者不賽乎處女也被買泥醉於賽此引治遊於賽賽

與不賽合為此一大賽

追賽夕賣假声者近歲殊多詞章例八文錢若詞
長声巧則從益其價先白其所假優人名款罷說出
詞曰呀呀源藏暫時請暇逃走為裝已遭數百人把
守後路去蝥兒亦莫容通之地且託於死生異相如
獻贖首決不喫其騙策弄陳手段勿惹齒勝之悔言
々逼真聽者環立一口叫妙謔云愛人及其屋上鳥
人爭擲錢各買其所愛假喉或嘲之云我食吾飯却
苦作他人音非人所為也予因思世間何此而已今
儒人亦止為聖人假声豈不亦非人所為乎

女剃師

女剃師梳粧素淡，綳單衣，抱巾箱，急遽飛展，東西莫不奔走予尚幼矣。自今廿年前之世，雖有此女業，寡而其價甚貴，賤不下五十錢。今則漸滋，達於陋巷窮閭，莫不有焉。價亦從賤，大抵三十二錢最賤，十六文嗟乎，雖生而貴，執巾櫛從人者，女流本事，乃今匹天之妻或不復知自理頭髮，豈可不謂太平膏澤及婦人頂門上乎？傳云：公握髮起，周世之昌，周公之貴，蓋猶似自沐櫛其髮，何其陋乎？如使公生于我，今盛世繁華中，一沐三起，亦不敢矣。

富澤坊舊着市 附打原

市居多，而其為最者，日本橋魚市是也。菜市在々有之多，連二坊其最也。神明臺市奇而十軒店，雖寓人市麗也。蘭盆草市所在為市，淺草之市為歲晚市中最大市。花市、刈期、各所賽日、骨董市、必主茶人家、推家門前人為市者，予謂之曰士市。市最繁，八百八街其地雜市何限。富坊亦一大繁昌市，哉舊衣肆店、經緯櫛比、夾路連席、古衣舊帶、每朝新陳、倚々丘積、鱗雲、馮粉米、黼黻青紅相雜、天落彩電、風揮紅葉、怡雅倒石氏、紅綿步障、未三升格子、比翼裝、不知何阿妹。

遺愛物梅幸茶色鴛鴦被場帝製鴛鴦被保未亡人某窠衣
揚花錦綺裯宮人花樣裝良姬裙服花帶餘香范粉
敝衣霜葉欲摧帽幅差六或應鑣倉府公遺服開顏朝短身大頭
外套殊長必是鹽冶判官舊着樂師寺氏判官曰當世風長半掛一黑抹墨
子張之紳教痕泥土伍長之袴袷禪脫紅加以湘妃
淚痕黑衣已去更存先人手澤松魚上時袷衣捲潮
千人會日夜帶如塵雖人惟求舊器非求舊輓人販
夫至吾落魄儒輩都下百万賤人匹夫如何得新裁
于時何暇省服之不稱衣無常衣服之無致亦足以
見繁昌限以八月典鋪幽倉中物一旦解縛復見天

日流移轉變与人生流離亦甚不異烏如繼綫舟送
於蝦夷之遠昨夜招魂之衣今日為合番之服去年
尸祝有服今歲為儒者贖製遇伯樂之顧馬商好者未必
增三倍之價木綿敝袍匠石不脫何苦難賣赤鬼未
買虎皮犢鼻草馱天牲價草半掛狹容有云云夷馱天披草半掛駢鬼駢馬未胸裏亦不少怪
古衣未必上新裁之物亦有彦道ハシクワ且得錢赤體而
往襲衣而歸自頭顱至踵後一新到骨冬日火事半
掛裂火紅翻夏月蚊紗帳隔流水綠鴻振垂春風撲
撲秋蟻苟日舊而又日陳舊
舊之更舊故之極敝者皆輸之于柳原舊衣市中柳

原最居下等乃物皆下等然價却上等豫賈不啻三
倍不依不知則折價之語君子見欺小人被罔大抵
以糊代絲徒之澤之外莊內未殆駕穿窬之盜洗滌
神經黷化巧製不止舊為新以新為舊映日仰之窈
冥中記紋自頭探天計之整裁間或短右袂人過賈
之豫以數等去則呼不顧則追一反一成數反值始
定而拍手乃故意為可惜之狀曰廉矣吁見為僮父
捉袂不肯放聲勸之執爭強之切賣娼要遊客羅
牛門電占波邊網罟一版風光喧雜可想夜則各商
收肆市家長堤寂莫只見竹不見人抄陰盡處有物

呼人若泣若訴此声与晝間喧闐甚異謂之夜娼是
亦舊妓極舊者銜之於此可謂有因緣矣
論語曰褻裘長短右袂解者言所以便事按雖取便
乎故短一偏甚不近於人情子不云乎非法服不服
雖褻決不為此左袂樣之服夫子一生貧窶思亦服
着柳原舊衣未

山鯨

凡肉宜葱一客一鍋連火盆供具為大戶以酒小戶
以飯火活肉沸漸入佳境正是樊噲貪肉死亦不辭
花和尚醉爭論大起鍋值約有三等小者五十錢中

而百錢大則二百近歲肉價漸高略與鱧鯉頡頏然其味甘脆且功驗之速人孰論值其獸則猪鹿狐兔水狗毛狗子路九尾羊等物倚疊有焉鹿鹿攸縛鹿鹿蹄不狩不獵瞻有懸特如狼刺以庖刀蓋所以為惡獸一丁鼓刀屠之手之所觸足之所履書然駭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行人止而觀焉聞天武帝四年令天下始禁獸食自非餌病不許輒噉世因謂曰藥食前日江都中稱藥食鋪者纔一所麴街某店是而已計二十年来此藥之行此店今至不可復算數招牌例畫落楓紅葉題以山鯨二字雖係藥食

猶避國禁作意所為蓋隱語耳都人字曰魍魎亦不顯言之故已非謂妖怪也前日麴街所鬻之肉包苴必用敗傘紙今皆籜烏則都下一歲幾萬敗傘不復給於用也

都人諺曰箱根嶺東魍魎無居蓋言江都繁華光景孰思數百年極繁華之今而都人以此為餌車輪舟寫一歲多一歲一年貴一年亦為太平世繁華中物豈不奇乎或云我而言之是而已顧其見獲自彼言之何以為太平之物曰不然有殺身成仁苟死有益何着遺憾一醫醫十疾十蹄救百病功德無量想彼

三生為今太平中之貴人。口飽梁肉，身襲羅綺，猶知有遊宴之樂，不知有螢雪之苦。女色唯好，子孫繁滋，決不如吾輩貧儒，飢身讀書，生死並無用于世。吾輩之死，或投之豺虎，彼必謂此一生喫着菜根之肉，食之無味，必三嗅而起。予嘗羨願曰：尚來世為獸肉，而徧施功德乎天下？若仍得為人，必為醫者，壽斯民也。後復謂不如獸肉而已矣。當世醫風，頽靡衣之義，潔門之高大，唯以此為第一義。衆着四名，有藥巡候病門，是為醫業。意察色，紙痔，掌溺，百詣于後，只恐失家娘之心，不省陰陽五行，為何事。不知金

匱傷寒為何物，煎藥只欲其丸藥，只欲馨吁喫此輩如屍百貼之藥，不如食一鍋鹿肉。然則不如獸肉而已。必獸肉而已矣。是此藥所以行。世人或云：獸肉不潔，食之穢矣。雖病不食，曰：汗身瀆，神然安知不自已平生所為亦為汗身穢。祖之為人而食言不祥，莫大焉。汗亦甚矣。士大夫進取間，或啗以貨，若誤食之，黷身汗君，莫不祥大焉。食河豚，死干毒名，亦從汗聞。近日食千人會錢者，殊多此等之汗。世間固不為不多，何獨獸肉。

畧 蕃薯原出呂宋，明方曆中始入漢土。
元祿成實，琉球王傳之干我。

蕃薯行于都下今已久矣然煨食之行亦與菓食同
一時也關西稱琉球薯關東呼薩薯江戶婦人皆
曰阿薩然今各店招牌書曰八里半按栗字國語訓
九里乃以其味與栗相似然較少下故名之耳今乃
八百八街各間番所皆煨此賣之必揭招牌書此三
字妄意如今唐人朝干江府必言都下里數急胡
如是予七八歲聽一老人說曰前日種少價貴且或
言有毒以故世多不食者時變所然今則滿布海內
食之不論貴賤值亦甚賤薯戶冬間所鬻少者不下
二三十金多至百金云乃今試酌其中一戶五十金

為額以八百街中一街一店之數而計之猶一歲之
分積為五千金細算之必不下萬金嗟夫茲土繁盛
可知可想

蕃戶每日卯晨煨至亥夜竈烟濃々焦香紛々柱梁
黑々戶牖熱々穩婆往老爺往厨婢往僕奴往小姐
遣婢必低聲言亦買却阿薩末主人命奴曰與其品
小而數有餘也不若品大而數無餘也行脚僧侶
心傾鉢無告乞盲朝飢倒囊數銀一篋少年輩誦殺
擔去是係某家茶番佳時應歸遊明會集
為戲呼曰茶番四錢之薯能止穉兒
之啼乃至十錢亦足以醫書生一朝之飢嗚呼噫嘻

恨不以晚出之故救及陳蔡之飢予欠米錢每食之
續命而頃讀閩州府志蕃薯條歌曰令珠而如沙人
以之彈鵲令金而如泥人以之塗艦令朱薯而如玉
山之禾瑤池之桃人以之為不死之大藥居士不
覺一嘆因思冬月与煨薯同科充寒素人家之食者
曰大福餅一餅四錢取大值低以熱為主也鬻者必
呼暖乃人喰烟莫弗拭何郎之汗梁氏亦不得不因
人熱矣然而近時餅家之製極精極細狀漸小值漸
貴宜哉大福漸不上寒素牙且饅頭羊羹諸凡菓子
今亦盡然則薯乎薯乎雖不如玉禾瑤桃猶是貧人

不死之大藥嗟乎普天下貧書生須誓首再拜而食

日本橋魚市

日本橋當江戸中央一都太極兩岸剖分四方道程
由是算出八方入戶由是連建六十四州人民之聚
始入此都始過此橋左顧右盼眼駭氣奪何以眼駭
西則金城突兀巖樓聳空何以氣奪東則酒庫數
万碧瓦鱗々白壁連接正是万里長城魚船相啣集
泊橋下苦蓬鱗次脚下又見一面劇街橋上雜閩公
侯長槍耒往如林况諸凡履舄屨屐夜間已寅之交
是然或少絕云

遠互相房而總之船魚體如織川挾舟駁張歙相呼
舟腹相摩其不捨壞者繞以一髮間土俗嗜鮮食常
言三日不肉食骨皆離每日發萬水族葬之於荏戶
人腹中稿之前後且々為市之所曰新場曰小田原
坊嘔啞沸曉腫氣噎人春天板魚响滯葉丘秋風鱸
魚淡刺傾江夜漕鉞銚魚與子規爭飛晚市竹筴魚
與紫茄競時潛送鮓魚雪輪河豚琵琶魚腹寒比目
魚眼冷火魚魴鯽交錯翻尾火燎于原黑鰻海鯪枕
藉橫鬚舟推于陸望潮魚頭多於施餓鬼場之僧
人捏脚多於無籍乞兒之蟲牛尾魚多於牛坊牛角

佳魚

馬鮫魚多於四谷馬矢石首魚首多於西河原之石
鍋蓋魚背大於地獄之釜蓋沙喫之沙可以塗山鯨
各舖之壁烏賊之墨可以書闔街煨薯招牌鱧鱸黃
爵青魚等物如塵如土如蜆蛤魁蛤斗筲固不足計
想龍王必言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石決明
礫矸良嶽崩巖拳螺相搏江瑤柱相支東海夫人陳
阿房妃嬪西施古傾吳國帶甲鮫魚則虎頭鯊鋸鯊
斂魚雙髻魚鰓則龍鰓青鰓泥鰓草鰓五色斑節蝦
芋魚王鮓大口魚等大小品類鹽腊脯醢返域之
物長風破濤萬里爰湊本邦自古棘鬣魚為第一品

高筵壽席必用焉人更贈賄必用焉魚膏潛之以備
緩急雖有烏頰方頭彙種不以此代彼此地犬皆以
常食生內故骨立毛落醜不可言都人因謂羸瘦華
髮者曰小田原坊犬子亦嘗謂人徒體肥腹大一字
無知者琵琶魚是而已虛誕浮誇一事無實者大口
魚是而已筆拙唱家食墨糊口者烏賊是而已佩劍
稱七外武食祿者白刀魚是而已鬚頭緇服僧而無
法者章魚是也學不能行儒而輕薄醜不可言者小
田坊犬是也然自非犬儒亦不得常食鮮肉入儒則
骨皆離可憐也哉

上野

古名忍岡治平以後藤堂侯却焉地似其本國伊賀
上野故因呼上野寬永二年為今靈城

山曰忍岡水曰忍池山雖不甚高水雖不甚廣江都
中山水相射者除此少有可不愛哉山多櫻樹水出
芙蓉赤城紅霧錦城錦繡都人之遊春秋尤為盛矣
予好勝之僻嘗賃居湖瀕課業之暇兀坐煮茶玩風
光干樓欄外春之明媚秋之慘愴飯雲抹靄早晚之
變莫不領畧當時詠櫻雲曰不是晴雲不雨雲雲容
猶仍雲不分粉松抹杉而又東雲乎雲也雲氣始
則淡紅終濃白子細看來凝成紋輕風一日吹不散
微雨三更潤得芬想見楊妃卯時醉新浴洗醒紅尚

黃友入長山一絕曰一面春山花四圍雲容雪色影
稀微雪雲休擬詩人眼雪是易消雲易飛子詠蓮云
方頃秋如畫一時花繡成夢遊香積國思繞錦官城
疎雨不無趣微風尤有情靜中見動意翠蓋露珠傾
先輩金浦題壁云風連欺急湍雲樹疊遙峯真實景
也十年前西面一帶綠湖築堤緣堤構亭酒爐茶竈
鬧熱沸騰今現為一新繁昌堤矣墨水櫻花皆種
上野則並單瓣千葉濃而單瓣淡于戲評之曰墨水
之花似古原唱上野之苔似深川妓一友僧批曰把
琉璃界花比脂粉媚婦非氣類也因更尋所比而偶

憶古俳歌人詠櫻花且女哉且男哉之句乃言曰風
姿瀟灑容光淡泊上野花似芳坊治郎僧笈曰蓮花
似六郎蓋或可也方苔時上觀音臺真為駕雲遊帝
鄉之想靈場一點層沾絕穢漢人繞借筵席賣香煎
湯己謂香煎曰僧與
蓋本于此人皆提行厨携瓢酒而適嗟乎存古人
儉素之風於今繁昌世歟者此外少觀嘗覽古畫遊
人懸衣代帳盛按絲竹今不復見有此事嗚呼見駕
古人真率色乎奢靡世間之今日可不言奇乎然如
繁華雜道蓋非古之所及也秋入湖面幅員數里看
芙蓉不着水碧織葉上紅白相繡真美錦真彩雲透

人星言夙駕蓬萊亭仙液知時取溫蓮壽亭蓮飯丙
夜炊熟庖丁照燭調羹鼓妓曉粧候聽但有禁不得
泛采蓮舟令萬水濺妓衣予徒為豪客韻士憾之耳
殘秋慘愴尤足暢幽情友人標齋嘗賦敗荷云紅衣
翠蓋總凋衰於兩於風難自持慘愴愁容何所似班
妃秋扇賦成時悽愴可想

奇妙頂禮開山大師好方便一月輪流三十六房為
寶帷座所靈驗之新都人羣參殆無虛刻護摩之烟
壓煨薯箆賽錢之兩撒儼鬼豆一日憶兆善男信女
貫魚膜拜白佛言成訴其衷腸一少女賽十二文錢

閉目合掌曰此一四錢願以親壯健百年長壽此一
四錢願產業多贏日來涎着金簪玉擲連唐紵絲帶
不日買得如此一四錢則伏願所愛倡某萬福少年
探囊拋一塊錢曰去年所狎娼某悅某過實情義已
見全無疎意慈親不知其如是兄弟不知其如是宗
族不知朋友不知皆謂某被彼騙昨諫今爭蚊蝨紛
紛煩耳衡心願為除此煩惱今乃相思所結玉顏
妍々立見之於前與見之於軀于人于物莫見而不
為玉顏莫遇而不為玉顏宗族亦玉顏也朋友亦玉
顏也所仰尊像又亦彷彿玉顏其既若是奈何回思

奈何奪志願快使之生為夫婦一士人在少年後
泥首請曰僕年來望進職不厭風雨不避寒暑高門
懸薄莫不走而候非如書畫會一時奔走之苦之比
也賄彼媚此百方買援今則財盡力盡氣盡精盡然
而職尚未少進祿尚未少加嗚呼萬一若此而死
難死生難生懸于生死中間猶如見投綬人大師亦
惟少憐一醫生前拜曰生自幼學醫無論素問靈樞
徧涉羣書特讀傷寒論反覆有年一旦豁然得諸心
而別開一隻眼世間此眼不為不多叔和攬入汰得了々一部傷寒
今復見仲景真面目然舉世愚蒙以為門之不高術

亦不精衣之不美藥亦無驗吾有濟世之具世待我
以導引針治之間殊恨人間無傳愚之藥且輒近蘭
方醫者輩出舉夷狄之方加之人間病之上豈不人
性異牛性乎以此治彼奈何不賊人命佛如有靈使
此隻眼明之於天下而濟度世愚也則天上地獄亦
應少間一商進拜曰某所期常期不可期之事自非
借大帥冥助如何十成一近日買米數千包願米價
一時踊貴前者計處置某物某事以飲其心已疏于
官冀允命速下所畫壘田所構脫搖會是亦速就且
所与千人會每月甲乙數楮盡飯千毋買數所千金

街地築數十外宅朝嘖八百善之羹夕食惠義須庵
之膳穿薩摩上布於夏披古舶哆囉於冬百事如意
万端無妨四支強健腎火益熾願死猶有命武人頭
首言曰僕生好武馳馬試劍右武教全書左武門要
鑑甲越一流兵學今窮其奧門徒三千中達訣者七
十餘人日相與講築城布陳之事常恨不幸生于太
平之世不得乘羽扇教天文駕四輪麾三軍八門遁
甲施之於事遂卒死席上而已今老矣漸悟前言之
非願天下太平四海無夏不見羽扇四輪之勞近日
折節從儒生某受七書講義願一流與義全在其圍

範中吾稱秘訣者其實如死然立誓誣神年來傳此
死奴許多銀兩紙上空談傲然欺世今而思之神戰
汗出自知罪重聞懺悔滅罪願佛救斯罪過子孫繁
昌終彌勒之世浴太平之澤是望是望一壯男身大
衣薄跪白近日運惡賭偶出奇叫奇遇偶或更奇偶
間出所射不中今涉旬月百物典盡賣家鬻妻猶多
所負伏願佛力一臂之助令好日十日連出若如此
而已不殺越人于貨則經于溝瀆莫知之也一宿儒
來再拜誓首捧一紙祭文辭曰某月某日某百拜謹
以青銅十二文之奠祭于當山兩大師靈某生右文

之世幼讀儒書經史百家固也小說雜史略覽無餘
然以此糊口言行不得不齟齬追時俗奉考證思所
謂書中魚耳大學中庸徒辨異同剽竊雜鈔暗合之
說載滿大車誠意正心置諸度外中之為中不省何
如幸取虛名周旋米足以代耕耨今執牛耳於都下
廩有腐粟庖積餘蔬猶愧屋漏欺己更廣財府更大
門間賣驕取威脚力未病故駕有輿賣名致貨無益
刊書終不改初老不死乖在得之戒巡走公門苦引
衣裾每思之慚愧迫身居不安居孔子面前自知莫
罪可紓冀大師垂慈周旋救子言未畢一僧從傍低

聲言曰貪道亦佛家罪人衆善不奉諸惡妄作不如
法者極多便知大師面前亦莫罪可紓因欲乞救于
孔庠然未知夫子亦能垂慈否請問為之如何先生
顧應之曰吁聖庠嚴矣不輒許僧侶入子如之何哉
且道不同不相為謀我躬不閱豈遑恤子相視大息
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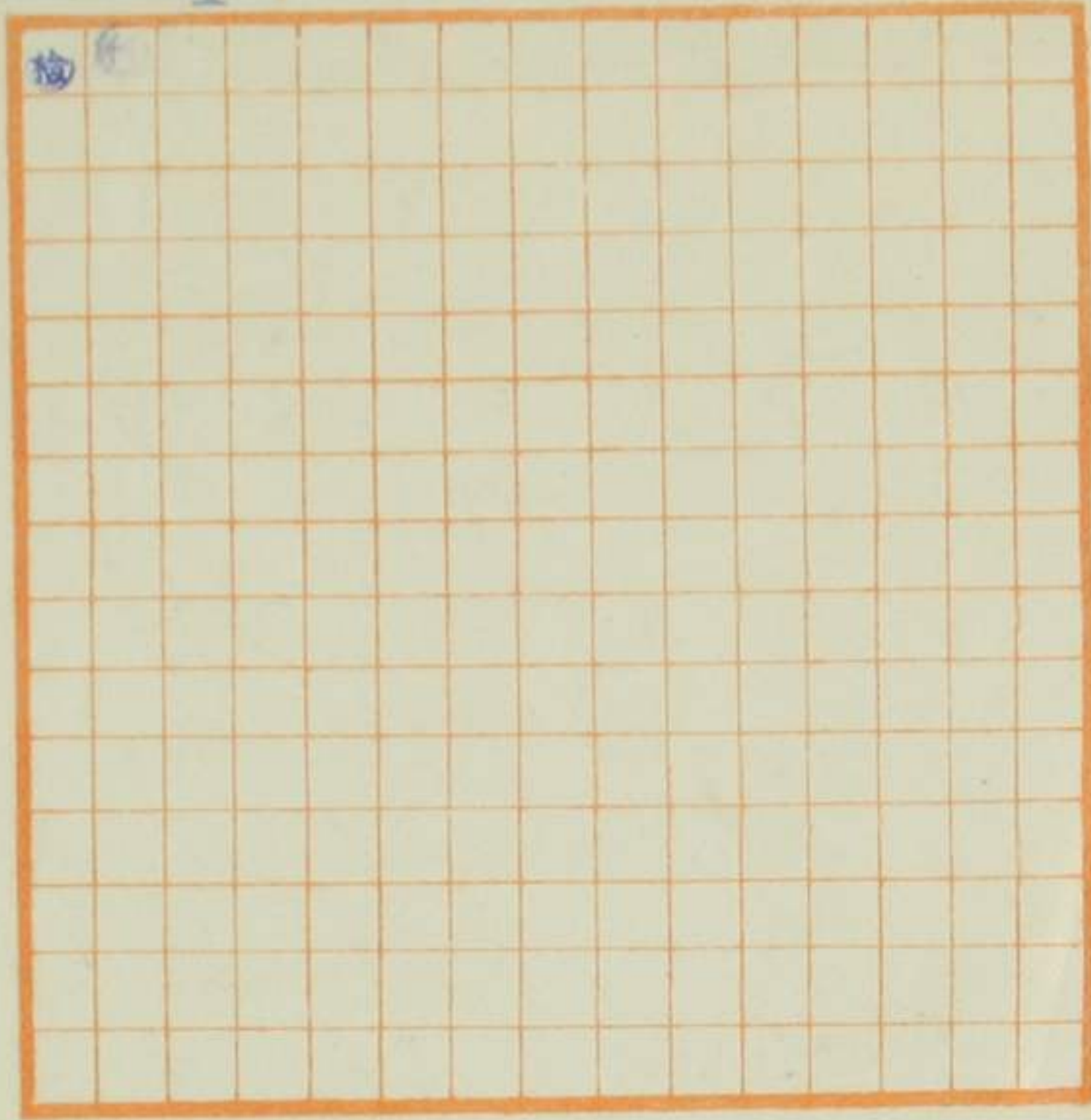
及人川口氏來就案上讀繁昌記西曰篇中賽大師
一醫生者豈得非馮我耶予曰何必然也僕固不與
賣門賣衣賣媚賣藥者交則所識醫流並是隻眼先
生豈為獨馮兄乎但因兄所著斷痘談揮傷寒後古

等書言之。兄隻眼為殊大耳。因思兄不欲為當今居
世之醫者甚快矣。然以此為之。終身或無術之可
施。世間少具眼病人。如我隻眼。何不如以此大
隻眼。鬻之。觀物師必得萬金。便安着。兄之一生而
僕亦沐餘澤也。相視大笑。莫逆於心。嗟乎。此大都
會內似者何限。篇中曰。士曰。商曰。僧曰。儒皆以情
推而已。豈必有其人而摸之乎。以責之。居士將
無辭。

篇中叔錄友人詩賦。皆係吾所臆記者。非其得意
之作也。何也。如初告之。忍其不許。采錄故。尔且吾無

辭藻。固不能筆削一字。則非如當今有名詩人某集
中。從錢之多少。琢磨加光。金王者也。而或聞金玉暗
帶銅臭。予乃試借其集。嗅之。果信矣。及嗅至小傳中
文高。意深。處臭氣尤甚。奇哉。久之。終閱水虎。屁氣予
乃掩鼻而嘆曰。水虎亦水物也。水原生金。彼臭變之
此臭固不為無理矣。抑富哉。此都繁昌。輯斯屁氣。以
鳴太平。今猶續為梯子。屁未。知最後一屁何時放了。
近世物價漸貴。浴湯錢十文。今益二文。屁價亦然。未
聞其所益。一首加幾銀。但閱今年。衆屁中。最放
大屁者。捐十五金。嗚呼。使炮家者。流聞之。彼必言如

4年3月



以此費放之於我猶可。能粉一大敵船。嗟。瓦亦太平之物。而且放此等大屁輩。除此都外。惡見有數都下。繁昌可與而知者。是也。

茂本君題斯篇曰。咬骨未容。蒙世塵。食寒守節。德親珍。窮腸不寫。離騷恨。絲筆翻鳴。盛代春。擲地應聽。金石響。開厨恰省。丹青新。凌雲賦就。知音少。為惜無人起。隱淪賞譽過。情居士。赦慈不悅。君乃笑曰。亦所謂水虎昆耳。奈何累德。請奉累德之戒。曰。戒哉。子勿領此。收錢為書。登會人。香豆賦僧。般樣子。開金王。繁昌記初篇終。

以此費放之於我猶可。能粉一大敵船。嗟。屍亦太平之物。而且放此等大屍輩。除此都外。惡見有數都下。繁昌可喚而知者。是也。

後本君題斯篇曰。咬骨未容蒙世塵。貪窶守節德親。珍窮腸不寫。離騷恨。絳筆翻鳴。盛代春。擲地應聽。金石響。開厨恰省丹青新。凌雲賦就知音少。為惜無人起。隱淪賞譽過。情居士。赦慙不悅。君乃笑曰。亦所謂水虎昆耳。奈何累德。請奉累德之戒。曰。戒。豈。子勿領。此收錢為書。登會人。香豆。賊僧。般。樣子。開金。正。銀。繁昌記初篇終。

